

1965年山东省职工工业余文艺优秀节目调省演出

作品选集



山东省总工会宣传教育部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 编印

目 录

一、戏剧部分

- 医生的职责（独幕话剧）…………… 济南市立第二医院创作组（1）
- 竞赛（独幕话剧）…………… 济南重型机械厂业余创作组（19）
- 领料（小话剧）…………… 青岛纺织机械厂工人 刘光进（37）
- 换枪（独幕韵白话剧）…………… 淄博市五〇一厂修配车间工人集体创作（44）
工人 孙 启 增 执笔
- 送镰记（小戏曲）…………… 单县职工工业余文艺创作组（50）
丁 青 东执笔

二、曲艺部分

- 女缝补工（对口词）…………… 青岛市饮食服务公司工会基联（62）
市南区服务基层集体创作
- 导火线（革命故事）…………… 淄博供电局 石玉堂（66）
- 难坏了我这个宣传员（快板群）…………… 烟台火车站张 晓原作（70）
业余曲艺组改编
- 海上民兵（词表演）…………… 烟台市职工工业余创作组（76）

三、歌曲部分

- 贊美我的祖国 梅 笑詞 姚玉卿曲 (79)
 毛主席，我在您身边 烟台市职工业余創作組 (81)
 严惩美国佬 青島农业机械厂 刘輝考詞 青島第三十一中学 孙恩正曲 (83)
 援越抗美之歌 青島国棉四厂 姚玉卿詞曲 (84)
 咱們車工有两把刀 濟南汽車制造总厂 北余文艺創作組 (86)
 民兵来到練武場 青島染料厂 曲永年詞 青島百貨批发站 赵修為曲 (90)
 祖孙打靶 濰坊市委財貿政治部 张彤文詞 濰坊市百貨公司叶健西街門市部 李尔华曲 (93)
 家属也在干革命 烟台市职工业余文艺創作組 (96)
 打繩也是干革命 藍清一完小 王子华詞曲 (106)
 人換思想矿变样 田屯煤矿王少昌、陈占清詞曲 枣庄市文艺代表隊改編 (109)
 越学心里越亮堂 新汶煤礦分公司子弟中学传达員 薛传訓 (113)

医生的职责

(独幕话剧)

编剧：济南市市立第二医院创作组

孙 涛、穆利民 执笔

时代：现代。

地点：某医院眼科办公室。

人物：刘主任：（简称刘）女，38岁，眼科副主任。

谢主任：（简称谢）男，50岁，眼科主任。

于大夫：（简称于）女，27岁，眼科住院大夫。

小林：（简称林）女，20岁，病房护士。

张院长：（简称张）男，40岁，院长兼书记。

徐志刚：（简称徐）男，38岁，荣军、双目失明。

揭小红：（简称红）女，18岁，从小双目失明。

揭母：（简称母）女，50余岁，小红母。

邵大夫：（简称邵）女，28岁，眼科住院大夫。

布景：墙上有毛主席像和主席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

道主义”和挂镜，右后侧有门通外，左侧有门通病房；屋内有书橱，内装眼科杂志及一些精装眼科医学的书籍，橱上有眼的模型；室内有桌、椅、长条椅，橱上有一块小黑板，上写：“全市盲人教213人，从小失明者104人”。

幕启：小林做上班前的一些准备工作，电话铃响，林接电话。

林：喂，对，我是眼科办公室。你哪里呀？妇产科，哦！是张主任？我是小林。……什么？……哦，……盲人普查，昨天我们检查了一百多个，什么？你们支援我们？……好！谢谢你……等会我告诉谢主任和刘主任，什么？刘主任正在准备会诊，对！就是给那个志愿军英雄徐志刚同志会诊……对，志愿军

英雄徐志刚同志。好！就这样吧！（于大夫和邵大夫上）

邵：小林。

林：于大夫、邵大夫，妇产科来电话說全力支援我們呢！

邵、于：那太好啦！

邵：說实在的，昨天給那些盲人检查的时候，可真有些忙不过来，整个候診室都挤滿了，那些盲人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地可高兴了。

于：我和謝主任也检查出来了五个人可以治。

林：就是有些不能治疗的盲人也很高兴呀。有一位老大爷激动地流着眼泪說：“大夫，你真是咱毛主席教导下的好大夫，旧社会我哭瞎了眼有誰管呢？现在政府又派来了大夫給我检查，就是不能治，我也高兴呀。”

于：是呀，我們組也有同样的情况，对那些不能治的盲人，当时真不忍心告訴他，說他的眼睛不能治了。你想，他們是多么想再有一双眼睛啊！

林：于大夫今天上午就給徐志刚会診了。

于：对！今天上午就給指導員会診了。

林：那就快給他治吧！徐志刚同志是志愿軍英雄，如今又是大队党支部書記，他多么需要一双

眼睛啊！

邵：听說还是你的老上级呢？

于：对！

林：于大夫，徐志刚同志还經常夸你呢！說你在敌人的轟炸中搶救出了两位重伤員。

于：（深思、回忆地）可是指導員就是在那次轟炸中双目失明的。

邵、林：就是在那一次双目失明的？

于：对！

林、邵：你快給我們講講吧！

于：好！那是在朝鮮戰場上，他那时是指導員，我是連部的卫生員；有一次我們正在搶修一座大桥，突然敌人把兩顆定时炸彈扔在新修好的大桥旁，許多載着軍火物資的列車被卡在桥那边，不能及时的开往前綫，而前綫战斗正激烈的进行着，等待着这批軍火，怎么办呢？指導員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抱起了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彈。把它卸到安全地带，我們的心情都随着指導員的动作而紧张的不敢喘气。正在他往回走时，突然几架飞机又俯冲下来，丢了几个炸彈，紧跟着又是一陣猛烈的扫射，水花，碎石、彈片不断地飞到他的身上、脸上。他明明知道

前面50米远就是防空洞，只要他跃进几步，就可以脱离险境。但他为了不让敌机发现同志们的隐蔽的地方，一直伏在地上不动，坚持到敌机飞去，可他……

林：他怎么啦？

于：他的眼睛从那一次就再也看不见了！（稍停）炸弹片崩进了他的眼里，我是卫生员可没法给他治疗，他的两只眼睛紧闭着，脸上流着血。可他还说：“我不要紧，快去抢救别人。”

邵：那以后呢？

于：当时我就把他转到了后方医院，以后又转到东北去治疗，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可是每逢我看到外伤性的眼病，就使我想起了他，想不到刘主任到郊区去普查，又看到了他。动员他到医院来了，真使我高兴极了。可是他的眼睛不仅在过去没有治好，而且还这么严重了。

林：于大夫，徐志刚的眼还能治吗？

于：刘主任说可以治。

林：那太好了。

于：可谢主任不大同意。

邵：对了，谢主任说，文献上有记载说，这种眼病根本就不能治，我也翻了些文献，的确是

象谢主任说的那样。可是我想，什么事情都要敢想敢做，大胆地尝试一下嘛！

于：光大胆地尝试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刘主任为了给指导员治眼，这几天翻了不少资料，也拿动物做了几次试验，今天会诊时就可以讨论刘主任的治疗方案。（坐下用左手写字）

林：徐志刚同志真好，入院以后，他很快就和大家搞熟了。他自己看不见，还帮助其他病人做这、做那的。

于：他的工作一直很好。听说他领导的那个大队还是红旗单位哪！

林：噢！于大夫，你也用左手写字啊？

于：刘主任经常用左手写字、吃饭，这样动手术时就能使左右手一样灵活。

（上班铃响，邵、林下）（刘主任上）

于：刘主任，你来的这么早？

刘：小于，玻璃体脱出的这个关键，我们已经解决了。

于：已经解决了？那太好了。

刘：对！今天就要给徐志刚会诊了，我已经提出一个治疗方案，想和谢主任再研究一下。

于：刘主任，你说奇怪不？前几天

光盼望快一点会診，能肯定下来好給指导員治疗，但是今天上午就要会診了，我反而有些担心。

刘：小于，别害怕。我們的动物实验不是已經成功了嗎？这几天我反复地考虑过，我覺得还是可以治疗的。

于：这太好了，我到病房去了。（于下，刘主任用左手写字，徐志刚上）

刘：好。（稍停）徐志刚同志，（徐用手示意刘不要說話，自己走到椅子前坐下）

徐：刘主任，从病房到这整整二十七步，不错吧？（笑）

刘：你的記性真好！

徐：不記不行啊！在农村里工作不出門怎么能行？不瞞你說，我們村的每一戶我都能摸到，但是也吃过不少亏。

刘：听说你掉到沟里不少次，还掉到水里一次，对嗎？

徐：嗯，虽然虫星的路我都摸熟了，但农村的变化太快了。今天这里修水库，明天那里綠化造林，这也說明了—一个道理，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的，按老一套是不行的。（哈哈笑了起来）

刘：所以我們就要用新的方法来給你治眼病。徐志刚同志，今天

上午就給你会診了，我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給你治疗！你千万别着急啊！

徐：我不着急。相反的，我倒怕你們着急，为了我的眼，听说这几天把你們累的不輕。（停了停）对你們这种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我实在感激。但是你們也要注意身体啊！十几年間，組織上为了給我治眼，曾讓我到了几个大医院，可他們都說不能治了。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听说我的眼还能治！

刘：徐志刚同志，你就安心休养吧！我們一定为你想尽一切办法！

徐：听说对于我的眼睛治疗問題，你們內部的意見也很不一致，对嗎？

刘：你所說的：

徐：（笑）我有很多情报員。

謝：（上）徐志刚同志，你怎么又出来了？你需要很好的休息，专家們就来給你会診了。（于大夫在門口說：“林护士你再給21号床試一下視力”）（于上）

徐：小于！小于！

于：指导員！（上前双手緊握着徐志刚的手）

徐：小于，对了，该叫你于大夫了。

于：还是叫我小于吧！

徐：那你也不該再叫我指導員了。

于：好，徐志剛同志你的耳朵還真好，一聽就知道是我。

徐：這幾年眼睛看不見了，耳朵忽然變得好使起來。即使很細微的聲音差別，我也能分辨清楚。（稍停）看來腦子、眼睛、耳朵你得經常使用它，不用就要退化的，愈用愈靈。

劉：于大夫，你扶徐志剛同志休息一下吧！

徐：不用！不用！

于：還是我扶你回去吧！

徐：不！從這兒走是二十七步，從那兒走是三十二步，你看：一二三四五……（徐下）（回頭）小于：有空的時候把《紀念白求恩》這篇文章再給我讀一遍！

于：好。（隨徐下）

謝：昨天給盲人普查，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扶老攜幼的，來了這麼些。看來有些眼病還是可以治療的。

劉：是啊！即使有一部分人能夠看見了，那對工作會有多大好處呀！就說徐志剛吧！他是志願軍英雄，如今是大隊的黨支部書記，要是能看見了，會做多少工作啊！

謝：劉主任！對徐志剛的眼睛，還

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吧！

劉：謝主任，我正想找你研究一下徐志剛的眼睛治療問題。

謝：你的方案，我已看過了。這邊很多論點我是同意的。但是，也要看一看病人的具體情況，這個病不好治呀！（把方案遞給劉）

劉：不治，肯定看不見！治療以後有兩種可能：一個是能看見；一個是保持原狀，壞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我們已經採取預防的措施了！

謝：你們有這樣的热情很好，但是也要考慮到病人的實際情況。

劉：根據徐志剛的具體情況，動手術之後，就怕炎症復發，前房出血和玻璃體脫出。關於炎症復發問題，我們可以用藥物控制，這方面你是很有經驗的。

謝：那麼，關於玻璃體脫出的問題……

劉：關於玻璃體脫出的問題，我想，我們可以用小刀口、角膜縫綫和迅速的手術操作方法。

謝：手術後，可能發生前房出血，那是十分危險的，這一點，你——

劉：預防前房出血的問題，在動物試驗上，不是也獲得了成功嗎？

謝：動物試驗是成功了，但是具體

到人的身上，恐怕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并不是崇洋，但是国内外的科学已有定论的病症，我们就不要再麻烦。人家已经证明地球是圆的了，那我们何必去浪费很多时间去研究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呢？就说徐志刚的眼病吧！外伤性、陈旧性虹膜睫体炎并发白内障，这些，刘主任，你又不是不知道。

刘：可是丘财康的烧伤面积之大，外国文献也说无法治疗，可是我们不是把他治好了吗？

谢：那……

刘：王存泊的断手再植也没有先例，我们不是也成功了吗？

谢：（一时穷于言辞）那是烧伤！那是断手！可眼睛是最精细的器官，万一玻璃体脱出，那一切全完了。

刘：谢主任！（异常沉静地）毛主席曾这样教导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要有充分准备，就一定能够打胜仗。

谢：（激动）当然，主席思想完全可以运用到医学方面，不过也不能忽视病人的实际情况，病人在大医院动过三次手术，都没有成功，我们的医院条件又差，困难是很多的，刘主任，不能冒险啊！（邵大夫上）

邵：（在一旁轻轻地）我看倒可以治一治，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先例，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嘛！

谢：（生气地）创奇迹？我们有些手术还做不好，还创什么奇迹！

刘：我们治病不是为了创奇迹，而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可是我们也不能老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在任何工作当中，困难总是有的。我们承认这一点，可也要向困难作斗争！（林上）

林：谢主任、刘主任，会诊的刘教授和冯主任来了，院长请你们去一下。

谢：好，那就听听专家们意见吧！（对邵）邵大夫，你拿着病历一齐去吧！（对小林）见了于大夫叫他也去。

（刘、谢、林齐下）

（片刻，揭母扶小红上）

母：大夫，大夫！没有人？（转向小红）小红，来，坐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红与母坐长条椅上）（林上）

林：大娘，轻点，你们找谁啊？

母：大夫，我们是来看眼的，我们一接到你们的信儿，说下个礼拜到我家来给小红检查，小红在家里怎么也呆不住了，非让我今天带她来，让你们给看看呢！

林：大夫不在，他們都會診去了。

母：那我們就等一等吧！小紅，大夫一會來哦。

林：你這孩子的眼是從什麼時候壞的？

母：剛剛會走眼就瞎了。這孩子是兩眼摸黑長大的，要是你們能給治好那該有多好啊！

林：只要能治，我們一定想辦法給你們治。我們劉主任前幾天參加了盲人協會的會議，看到了許多盲人年紀輕輕的，可就是眼睛看不見，多麼痛苦。她才提出來要給全市盲人進行普查。

母：這真是毛主席教導出來的好大夫！

林：好，大娘，我領你們到候診室去，大夫回來就給你們去看。

母：好。（林扶紅與母下）

（謝、于、劉、邵先後上）

謝：劉主任，我想讓于大夫給徐志剛開刀出院，好好向徐志剛同志作些安慰，他是受過鍛煉的，情緒上不會受什麼波動，給他說，科學是不斷發展的，等將來如果能治的話，一定先給他通知。

于：謝主任！……

劉：謝主任，您等一等！

謝：對徐志剛同志我很尊敬，也很同情，如果把他的眼睛治好

了，對生產會起很大的作用。但是這一切都是無濟於事的。一個醫生對待疾病應該有客觀、冷靜的頭腦，不能感情用事。

劉：對待疾病應該客觀冷靜。但是，這還不夠，作為一個革命的醫務工作者，還需要有強烈的階級感情。專家們雖然談了很多意見，但還要我們再研究一下。

謝：沒有什麼必要再研究了，劉教授說的很清楚，動手術太冒險，炎症問題、玻璃體脫出問題，即使手術成功了，還會發生前房出血這種重大難題。劉主任，我們到此為止吧！

邵：謝主任。（謝搖手止住）

劉：謝主任，炎症問題我們可以採取藥物控制，我們是有臨床經驗的。專家們的意見也只是說要慎重。

謝：慎重就是要我們不要動手術！

劉：謝主任！

謝：（語氣加重）劉副主任，爭論這些是沒有用的！大家沒有什麼意見就這樣決定了吧！

于：謝主任！也許我太容易激動了，我覺得還是再研究一下的好，我們大家為了給徐志剛治眼睛已經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劉：我們是不是征求一下院部的意見，專家們對病人高度負責的

精神是好的，他們不要我們冒然從事。說要先積累臨床經驗，可我們已摸索出一些体会了。

于：我看还是研究一下的好。冯主任也說，他們只是談談意見，手術問題還要我們自己決定。

謝：人家那是謙虛！好哇，关于徐志剛的出院問題，告訴一下院部也可以。不过，我相信領導上是不会同意你們的意見的。

（下）

于：謝主任！刘主任咱不管他了，我們做我們的吧。

邵：对！不做什么时候也不敢做！

刘：同志們！手術我們是一定要做的，可是任何科学試驗都是一項細致复杂的工作。所以我們必須團結好全科的同志們，特別是那些和我們意見不一致的人。好！你們再到病房看看吧。

邵、于：“好！”（同下）
（张院长拿着刘的治疗方案上）

刘：张院长！

张：会診后你們怎么研究的？

刘：謝主任的意見讓徐志剛馬上出院。

张：噢！刘主任，您的意見呢？

刘：應該留下來治療。

张：好啊！刚才会診的时候，專家們对你的治療方案，認為有一些是好的，對我們可能發生的

問題提供了許多綫索，要我們注意。但是，最寶貴的還是實踐中的經驗，你的方案党委研究過了，我們認為是比較实际的，你就大胆地做吧！

刘：我決不辜负党的关怀和希望。

张：好啊！这几天考慮的問題很多吧？

刘：是的！这些天來我考慮很多、很多！不知什么原因，我老是忘不了一件事情。那是我刚到醫院不久的时候，有一天來了一个外傷的工人，他的兩眼是被玻璃炸傷的，伤势很严重，当我檢查完告訴他說：“這眼不能治了，只好把眼摘除”的时候，病人当时就昏倒在地上了！現在我一起起这件事就非常难过。难道做一个人民醫生，当他沒有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說出“不能治”嗎？这不象戰場上的逃兵臨陣退却一样嗎？

张：对！我們應該从病人的立場出发，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刘：張院长，我們全市育人有二百多人，如果能使他們当中的一部分人看見了，对社会主义建設将会貢獻多大的力量呀。

张：嗯，好！你估計還有其他困難沒有？

刘：象这种手術過去從來沒有做

过，困难当然是有的。

张：对！在这次治疗过程中，还可能出現很多困难，我們宁可把困难想的更多一些，都要事先仔細考虑并加以防范，我們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这样的手术过去虽然没有做过，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嘛！你就大胆地做吧！我参加这次手术，做你們的助手！

刘：张院长，这太好了，我們决不辜負党的委托！

张：等会儿再和謝主任研究一下。

刘：好。

张：对了。謝主任有一定經驗，也是有一定的威望，就是这些經驗、威望，把他束縛住了。他是你的老师，院部知道你在工作中有一定困难的。可你是黨員，要求自己應該严格，对他的优点要好好学习，当然对他的缺点也要进行帮助，方式需要注意，但也要直率。好，就这样吧！我去外科看看。（下）
（徐志剛上）

刘：徐志剛同志！

徐：刘主任：我是想来問問你，专家們到底同意不同意給我作手术呀？

刘：（停頓、思考）……

徐：你說吧！

刘：专家們的意見是要慎重。

徐：刚才謝主任去，我問他，他說：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今天不能治，明天也許能治。”刘主任：我是喜欢直率的，如果不能治我需要馬上回去。农村里生产很忙，一刻千金啊！

刘：徐志剛同志，刚才我和院长研究过了，准备給你的眼睛动手术，你的眼睛还是有复明希望的。

徐：（非常激动地）这是真的嗎？主任同志！我真希望再看一看我們伟大祖国的一切啊！你就大胆地給我治吧！就是治不好，你也可以拿我的眼睛作試驗。假如能从我的眼上得出治疗这种眼病的新方法，那就会使更多的与我患同样眼病的阶级兄弟重見光明了！

刘：（激动地）徐志剛同志，謝謝你！謝謝你对我們的信任。不！这是对我們最大的鼓励，这是一个患者对我們最大的支援，为了保証这次手术的成功，讓我們再做一次全面地检查吧。
（徐、刘下）（林、謝、母、紅同上）

林：謝主任，我們通知說下个礼拜給他們去普查，他們等不得就来了！

謝：噢！

母：这是……

林：謝主任。

母：噢，謝主任同志，我們接到了你們的信，真高興得不得了。這不，領着孩子，想請你們看看！

謝：好，既然來了就到檢查室看看吧！

（小紅隨謝下，林給母倒水，母激動地坐在長椅上注視檢查室。）

林：大娘，這孩子的眼是怎麼壞的？

母：提起來話就長了——解放前，我們家欠了地主陳三豹家兩担谷子，黑心的陳三豹就硬逼著我到他家去頂債，給他孩子當奶媽。那時小紅剛剛會走，孩子眼著我罪可就受大了，吃沒有吃，穿沒有穿，瘦得皮包骨頭。有一回孩子餓的哭都哭不出聲來，我心里實在忍不下去了，就喂了孩子兩口奶。誰知道陳三豹看見了，進來抓起小紅就往門外頭扔。可怜的小紅一頭倒在柴火堆上，半天沒有爬起來。等我抱起孩子一看，她滿臉是血，眼也扎壞了。沒法子，我就背著小紅到這城里一家醫院，一個洋人大夫對我說：“老太婆，動手術要二百塊大洋做押金。”天啊！就是賣了我們娘倆也不值

二百塊大洋啊。……（再也說不下去了）

林：大娘，你別難過。

（謝主任領小紅上）

謝：老太太，你這孩子的眼病時間太長了。

母：（一驚）什麼，你是說不能治啦？

謝：我們給盲人普查，就是為的治療。可你這孩子的眼，時間太長了，當前還沒有什麼好的辦法治療。老太太，等等看吧。

母：謝主任，孩子的眼是讓旧社會給害瞎的，好容易盼到現在，你就給治一治吧！

謝：（欲下，又走到母前）老太太，我很同情你們。科學是不斷發展的。等將來能治時，我們一定馬上給你信兒。你別難過啊！

母：我不難過。過去都是病人找大夫；新社會大夫找病人。就是不能治，我們也是感激你們的。

母：（走上前扶小紅）小紅，走。

紅：媽媽，那我的眼還看不看了？

母：看！看！等等再看啊！

紅：（轉身拉着林手）不！我要現在看。大夫，好大夫，給我治一治吧！大夫，你怎麼不說話呀！啊！大夫……。

林：（猶疑片刻）好！我領你們再

去找刘主任看一看。

母：那太好了！

（林、母扶小紅下）

（轉暗）

（灯渐亮，这是前場后的第七天。下午，景同一場。于大夫正用左手在长条椅旁練基本功；她是那样的注意力集中，以致小林过来，她都沒有注意到。）

林：于大夫，又在用左手練基本功啊？

于：形势逼人，要想做更复杂的手术不練技术是不行的，你看刘主任的左右手真是灵活到了极点。那天給徐志刚做手术真使我惊奇，刀子插进去后，眼看玻璃体就要流出来了。我的心蹦蹦直跳，可刘主任那么沉着，迅速地把角巩膜縫綫拉紧，你都没法看清她是怎么做的。

林：怪不得刘主任經常用左手練習写字呢！

于：张院长說的对：“一个医生不仅思想要过硬，技术本領也要过硬。”

林：于大夫，徐志刚的眼睛沒有变化嗎？

于：沒有，动手术后一直很好。同志們为他的眼睛，費了不少心血。尤其是刘主任，好几个夜

晚都沒有睡，找参考書，做試驗。

林：是啊！她的工作总是那样忙，一心一意的为着病人，所以病人都愿意找她看病。（邵上）

邵：于大夫，刚才我到圖書館去了一趟。我想，徐志刚的手术动得这样成功，我們应该写篇科学論文，所以我就找了些資料想供給刘主任。

于：徐志刚的危险期还没过去。要不这几天，刘主任一直守在那儿，现在是怕前房出血。

邵：你呀总是顧慮重重，一輩子也成不了大事。

林：人家根本不想成什么大事，只想把病人治好。（刘上）

刘：告訴你們个好消息。

于、林、邵：什么好消息？

刘：刚才我給徐志刚換药的时候，他的眼已經能看見了！

于：能看見了！（往外跑）

邵：这簡直是个奇迹！

刘：于大夫，快回来。他現在怕过份地激动，你去了会影响他休息的。

于：他的眼能看見了，这太好了！将来在农业战綫上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績。

邵：是啊，这次我們又創造了一个奇迹！

刘：你說什么？

邵：我們又創造了一個奇蹟呀！

劉：不過，徐志剛的危險期還沒過去。譬如炎症、前房出血，我們要隨時警惕啊！

邵：危險期還沒有過去？劉主任，你是不是也考慮得過多了？說老實話，這次給徐志剛動手術的時候，我就充滿了必勝的信念，我覺得別人能創造奇蹟，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夠，事情是人做出來的嘛！

劉：充滿了必勝的信念是好的。但具體做的时候要十分認真地對待。

于：對，毛主席教導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

邵：我們不是已經很重視了嗎？

林：劉主任，什麼時候給楊小紅的眼作手術？

劉：決定明天給楊小紅做手術。

邵：（對林）林護士，你做好手術前的准备工作！

林：好，想不到这么快就給楊小紅動手術。那天楊小紅差點感謝主任給打發回去了。（劉轉臉看林一眼，林一伸舌頭不語了）。（林、邵下）

劉：（走到門口停下）于大夫，等晚上我們再一齊研究一下前房出血的問題，我已經考慮過了，你們也準備些材料。（下）

（楊小紅上，于大夫正在桌上寫字）

于：小紅，你怎么來了？（扶紅坐長條椅上）

紅：哦，于大夫，什麼時候給我動手術？

于：明天給您動手術。

紅：是嗎？這麼說，我的眼很快就能看見了。

于：是呀，我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眼治好。小紅，您的眼睛好了以後，您想干什么啊？

紅：我想，要是我的眼睛好了，我就當大夫、當護士，你們這個工作真偉大。可是俺沒有文化，恐怕不夠格。

于：那怕什麼啊，等你的眼睛好了以後可以上學嘛。

紅：對！將來有了文化，萬一衛生工作做不成，我就當工人。

于：你想當什麼工人？

紅：當什麼工人都行。不，不，于大夫，我還是當個農民，現在黨号召青年到農業戰線上去。象徐建春姐姐那樣紅在农村，專在农村。您說對吧，于大夫？（劉上）你听，劉姨姨來啦。劉姨姨。

劉：（熱情地）小紅。

紅：劉姨姨。

于：小紅，你怎么知道是劉主任？

紅：我能听得出来了。劉姨姨走路

一步是一步的，很清楚。刘姨姨，明天就给我动手术了？

刘：是啊，小红。我们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让你去实现那些伟大的理想。

红：刘姨姨，那我回去了。

于：小红，我扶你回去。

红：不，于大夫，我自己能走。你看徐叔叔教我这样走，一二三四……（电话铃响，于接）（红下）

于：是呀，好，我告诉她（对刘）刘主任门诊有个疑难病症请你去一下。

刘：好。（下）

（邵匆匆上）

邵：于大夫，刘主任呢？

于：到门诊去了，有什么事？

邵：徐志刚的眼前房出血！

于：前房出血，我去看看。

邵：（打电话）喂，接眼科门诊。怎么，讲着话？（谢上）谢主任，徐志刚的眼不好。

谢：怎么不好？！

邵：前房出血！

谢：（大惊）什么？前房出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赶快抢救，准备凝血药物！（谢、邵先后下）

（护士上上下下匆忙之极，电话铃响，也无人顾及，邵上，于从外上）

林：（上，打电话）喂！我要眼科门诊！眼科门诊吗？请刘主任赶快回来！徐志刚的眼睛前房出血！什么？不在。李护士，请你赶快找一找，越快越好！

（片刻，谢主任和邵大夫上）

谢：前房出这么大的血，真没有想到。

邵：那么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谢：已经采用凝血药物了。

邵：如果吸收不进去？那可怎么办？

（刘主任上）

邵：刘主任，徐志刚前房出血。

刘：我知道啦！

谢：我们已经采用药物控制。

刘：谢主任，我们再去看看。（刘、谢、邵同下）（小于上，刘随即上）

刘：小于，怎么啦？

于：刘主任，指导员已经感觉到他的眼睛有危险了，可是他还安慰我、鼓励我。他说：“你们要象一个无畏的战士，消灭敌人那样，永远怀着必胜的信心去攻克科学堡垒。他还让我告诉你，即使他的眼睛没有希望了，他也愿意，乐观地为党工作一辈子。只要能从他的眼上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得出治疗这种眼病的新方法，那么，也就满足他最大的心愿了。

刘：（握于手）小子，我們絕不会辜負病人對我們的信任和期望。要象战士一样頑強地战斗下去，我們應該立刻开始徐志剛的第二个治疗方案了。

于：是不是……

刘：放血！

于：放血？

刘：对！放血！

于：放血不是有危險嗎？

刘：消极等待下去不是更危險嗎？虽然文献上說不能放，怕感染和繼續出血，但我們已經采取一些預防措施了。

于：（高兴地）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啊！那为什么还不放呢？

刘：院长还要请示一下卫生局，局党委对徐志剛的眼也非常关心。

于：刘主任，放吧，放吧！指导員一定会同意的。我馬上召集团小組开会，保证这次手术順利进行。（下）

（謝上）

謝：刘主任，我知道你現在的心情也很沉重，所以我們一定要从这次手术中吸取教訓。

刘：吸取什么教訓？

謝：象这样的疑難手术，以后可不能再輕易地做了。

刘：不，謝主任，我們还不能过早地下結論。

謝：你……

刘：对了，謝主任，我正想找你研究一下。

謝：研究什么？

刘：我想給徐志剛放血！

謝：什么？

刘：給徐志剛放血！

謝：刘主任！你怎么还不接受教訓，还胡思乱想。

刘：病人已經到了危險边缘，我們一定要想办法搶救！关于放血問題，我已經考虑很久了。

謝：刘主任，我刚到医院的时候，也象你一样有股橫冲直撞的劲头，但是以后生活磨練了我，这样太冒險了。

刘：謝主任，这是我們还没有正确地接受教訓。

謝：（沉默了片刻）刘主任，我想請你考虑一个問題！

刘：什么問題？

謝：就是我們医院的荣誉，党和政府的威信！

刘：（被謝說得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什么荣誉和威信！

謝：我們的医院是不是受到群众的普遍信任与贊揚？人民是不是都絕對的信任共产党領導的人民医生？

刘：是啊，可这与放血又有什么关系呢？

謝：刘主任，你怎么还不明白？你